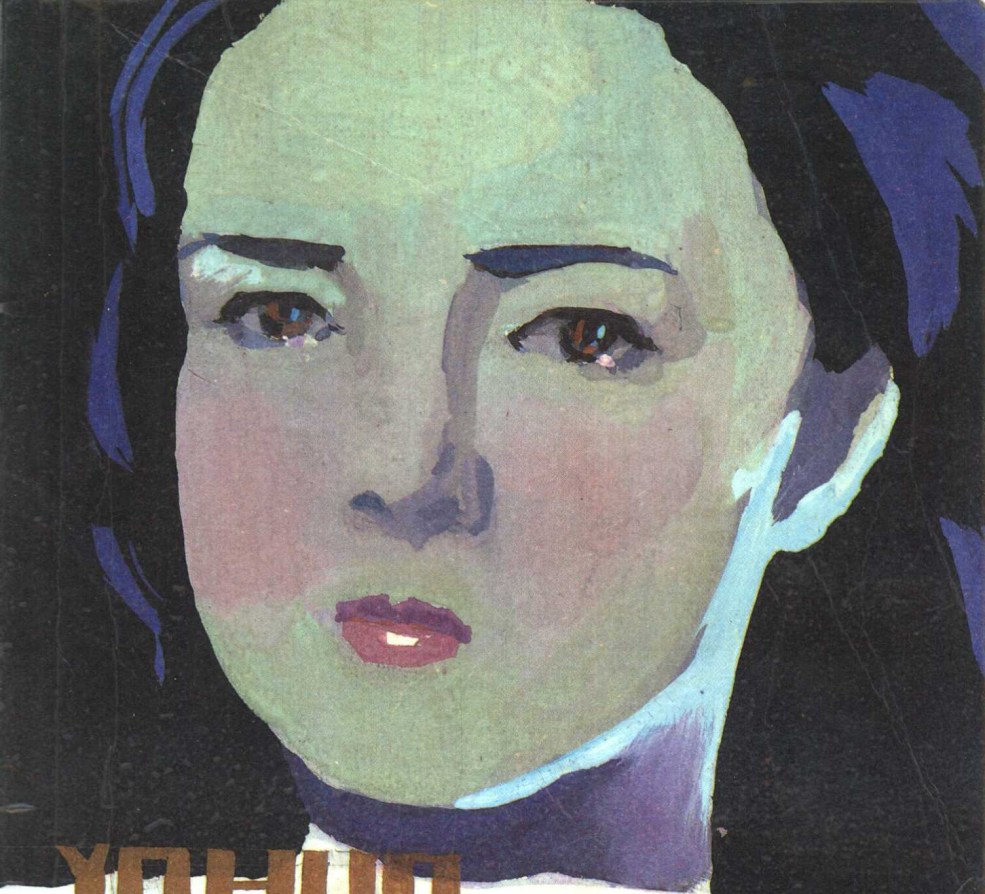




YOHUO



被诱惑的姑娘

〔日〕源氏鶏太 著 刘涤尘 赵景扬 译

被诱惑的姑娘

〔日〕源氏鶏太著

刘滌尘

赵景扬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被诱惑的姑娘

〔日〕 源氏鶏太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375 字数：285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

印数：1—7,600册

ISBN 7-5378-0141-X

I·148 定价：4.20元

内容提要

在二十四岁的良家闺秀同四十二岁的有妇之夫中间，终于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情事。

人生和命运、孤寂和爱情、感情和理智、一时冲动和伦理道德，自私自利同正当追求这些复杂的东西，总是处在互相矛盾之中。

在一时心血来潮之后，扪心自问，双方各自的良心谴责便会油然而生。

也许二十四岁是个容易冲动的年龄。感情胜于理智，对姑娘来说更是这样。三位二十四岁的姑娘都有着何其相似的经历。

走了一段弯路过后，幡然醒悟。开始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她们毅然决然地去寻觅真正的幸福，向新的漫长的道路走去……

译者的话

源氏鶏太先生1912年4月生于富山县。本名田中富雄。1930年于富山县立商业学校毕业后，进住友系统所属公司任职员。二十六年后的一九五六年辞去公司职务，正式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涯。1985年11月卒歿，享年七十三岁。

日本是个经济、商业大国，职员人数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可以说，薪金阶层属于日本社会的下层。作者在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的职员生活中，对这一阶层人们的生活情趣、思想感情、心理状态以及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悉心体察，了如指掌。作者以其独具的深厚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1951年《三等经理》问世后，立刻轰动文坛，蜚声整个日本。从此便确立了他不可动摇的作家地位。

源氏鶏太作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曰：“劝善惩恶”。他歌颂善美者，同情弱小者，鞭挞丑恶者，抨击权势者。

源氏鶏太的创作是以夸张的手法、诙谐的笔调、幽默的比喻、欢快的节奏为其特点的。语言流畅，妙趣横生。章章有高潮，篇篇打伏笔。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绝妙透顶。

源氏鶏太把他的佳作和绝句奉献于日本读者，赢得了人

民大众的信赖和爱戴。使他与松本清张和柴田鍊三郎一起鼎立于现代日本文坛。源氏鶏太被公认为日本大众文学的旗手之一。

《被诱惑的姑娘》以倒叙的形式描写了主人公龙泽树子怀着兴高彩烈的心情到东京火车站迎接她的情人、四十二岁的青地东介。这是故事的开端，同时又是故事的终结。恰巧这天晚上，当龙泽树子得到了人生“最大快乐”之后，青地东介提出了分手的要求。

于是，作品又回到了顺叙上，向读者一幕一幕地展现出感情的结合、矛盾的心理、幸福的追求和分手的痛苦。这中间，随着新的人物的登场，作品往往笔锋一转，把主人公龙泽树子又推到了另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同样有男人也有女人，有爱情也有幸福。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幻梦，没有侥幸。有的只是具体的人，具体的爱，心心相印和对女性的玩弄。把社会的纱幕撕裂开来展示给读者。

作者以真诚而同情的心绪，用真切的痛苦和悲剧告诫那些男人们和女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姑娘们，要控制燃烧着的感情。用理智道德规范来约束自我，舍弃低级趣味，追求高尚文雅的情操。

尽管源氏鶏太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大不相同，但是，在善恶的分野上，是非曲直的标准上，美丑的评价上以及道德规范上却无共同之处。

在目前开放政策的前提下，在良莠混杂之中，学习什么，仿效什么，一定要慎思度行。还是一句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人人讲精神文明，个个要自珍自爱。提高民族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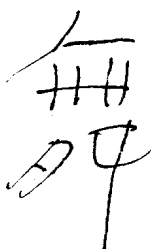
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林。

最后，趁本译作付梓之际，译者对北岳文艺出版社的诸位领导和编辑同志们的诚挚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刘滌尘 赵景扬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太原

上卷



东京站

1

按照时刻表，大阪始发的特快列车《鵲》号到达东京的时间是下午七点半。

龙泽树子跨上了第十站台的台阶，抬手看了下表，一个人小声自语道：

“哟，要等三十分钟呀。”

列车大概还未过横滨车站。站台上空旷得很，来接站的人聊聊无几。初夏凉爽的微风吹拂着空旷的站台。

显然龙泽树子来得太早了，然而她对此毫不后悔。她的脸上流露着幸福的表情。一想到今晚将得到人生的最大快乐，她的眼睛就更加炯炯有神。但要是有人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在那炯炯有神的眼光里还带有点避讳见人的羞涩。不用说，龙泽树子自己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她为自己的懦弱很生气，从心底里为自己强辩着：

“我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呀。”

她总想在人前挺起二十四岁姑娘的胸膛，使自己显得理

直气壮一些。

然而，这毕竟只是龙泽树子一厢情愿的想法。社会舆论能允许她这样吗？呸，根本不可能。

说来，青地东介是个有妻室儿女的人。尽管有千条理由，同有妇之夫那个，必然会成为被人指脊梁骨的对象。这就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理应受到的惩罚。

龙泽树子对社会舆论什么的本不太在意。但是末了她还是深深地耷拉下了头，慨叹自己的可悲，而且一想到这些她就不由自主地眼圈湿润了。使龙泽树子这样痛苦的原因与其说是社会舆论，莫如说是发自内心的负疚。但是她同青地的关系已根深蒂固，不能自拔了。

列车进站还有二十分钟，龙泽树子周围接站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乘客们开始做下车的准备；而对青地东介来说却无须这样。他或者一直睡到快到站，或者一刻不肯放过地用来考虑工作上的事。他每次来东京总是只带一个旅行包，所以他尽可以不慌不忙。青地东介虽然看起来总是那么慢吞吞，但体内却奇妙地蕴藏着极大的魄力，龙泽树子很喜欢他的派头。青地体格健壮，给人一种魁梧感。浓眉大眼，嘴唇紧闭，四十二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现任K商事股份公司大阪分公司的经理。据说日后有可能提拔为董事或者商事总经理，是个很有希望的人物。

龙泽树子打量了周围一番，没见到一个熟人。她便开始在站台上漫步走着消磨时间。她不胖不瘦，身材舒展。虽不是特别诱人的大美人，却也是皮肤白嫩，很有几分姿色的。作为一个女人她已经完全成熟，在这一年中间，龙泽树子作

为女人的成熟速度真令人惊叹不已。话说回来，这原因还是因为有了青地东介。

但是，在龙泽树子工作的丸之内A商事股份公司里，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树子对自己的这种隐密之事守口如瓶，从来不露声色。换句话说，她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日复一日地照常上班。

一个月前，课长突然打趣地说：

“近来，龙泽小姐简直宛若鲜花盛开一样，漂亮起来了呀。”

“这个嘛，课长，这也是年龄的关系吧。”

树子绯红着脸，回答了课长。在回答的当儿她想起了东介，一阵热流涌遍全身。

玩笑继续开下去。

“你说你已是适令期，那么多大岁数了？”

“二十四岁。”

“噢，要是二十四岁，可也就……”

“可也就怎么了？”

“可也就该出嫁了。”

“到了二十五岁以后也无妨吧。”

“那倒也是，但是姑娘二十四岁和二十五岁的自我感觉是迥然不同的哩。”

“不明白。”

“那你到了二十五岁试试看，那时你就感觉到了。”

“那我就等到二十五试试。”

“听你的话，你竟然还没有一个中意的男人吗？”

“没有。”

此时，青地东介的脸又一次掠过树子的脑际。

“那么，说过喜欢你的男人呢？”

“也没有。”

“不信。”

“请你相信吧。”

“但是，你虽这么说，你可不是那种没出息的女人呀。”

“肯定我还是有什么不足吧。”

“这中间，你一定是既有各种苦恼，又有各种心事吧。”

“这个嘛……”树子有点语塞。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二十四岁，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是个危险的年龄。”

“危险的年龄？”

“是的，你可要自重呀，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好办的事，要是信任我的话，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找我来商量。”

“那就拜托了。”

龙泽树子怪异地低下头，退了出来。她心里暗忖，要是知道我与青地私通，你这位课长先生会说些什么呢？树子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课长宫下康久和青地东介是同班同学。

打那之后，树子对课长所说的“危险的年龄”想了很多。或许正是这个危险的年龄才导致了她的同青地的私通。事实上，也恰恰如此。

离列车到站还有十分钟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下树子的肩膀。树子心里扑通一跳，惊恐失色。回头一看，原来是同公司的三森三男，他正面带微笑站在站台上。

“啊，原来是你呀！”

树子算是打过了招呼。

三森三男说话总是十分爽快，他问道：

“你来接谁？”

“是来接人。”

树子支唔着。

“我来接我母亲。”

三森爽朗地告诉树子。

“噢，是吗？”

“我母亲好久没来了，今天从农村来，我想尽尽孝心。”

“这是好事呀。”

“你这么认为吗？”

“那大概谁也不会说尽孝不好吧。”

“那么，有个事请你帮忙。”

“什么事？”

“哪怕就一面也好，请你见见我母亲。”

“请我？”

“是呀。”

“这究竟有什么必要呢？”

“是为了使她老人家不生气。”

“可无缘无故不明究里，这样我会生气的。”

“暂且忍耐一下吧。”

“要快点说呀。”

树子心里着急，说完话便看了一眼站台上的时钟，三森三男也瞧了一眼说：

“来得及，还有七分钟。”

他极其沉着冷静，随即又补充说：

“大概你觉得有点荒唐吧。”

“我弄不明白。”

“那是自然，因为这是我刚才才作的一个伟大决定。”

“刚才才决定的？”

“刚才看见你若无其事地沉思的表情，太美了。”

“哎哟，真讨厌！”

树子蹙起双眉。

“多少带点忧郁的表情，太好了，我以为这是极漂亮的。”

“你这是糟践人吧。”

“哪里的话，完全相反哪。”

“……”

树子不知再说什么好。

“你说话呀！”

三森不肯错过机会。

“……”

“我早就喜欢上你了。”

三森开门见山。

“扯谎！”

树子忿忿地说。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察觉，只是自己有青地东介这个情人已觉得很满足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宁可有意避开三森，而且尽量不去想这种事。

“不，绝对不是扯谎！”

三森向前一步，辩驳着。

“但是，下决心同你结婚这一步还未曾想到。”

“那是当然啰。”

“然而，从现在起，我决心已下。排除万难，同你结婚！”

“对不起，你提晚了。”

树子故意冷淡他，但内心里是不平静的。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堂堂正正地向她求婚。三森的话使她觉得欣慰。但是，一想到青地东介的存在，她又什么都置于脑后不想再去问津了。青地东介就是树子的一切。

“你意下如何？”

“我拒绝，没二话！”

树子很干脆。

“为什么？”

“三森你算得了什么，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那么，从今天起，我想求你把我放在眼里。”

“现在眼中已经满员，放不下了。”

“那我怎办？”

“就这么办！”

三森确实有点被折服了，但他仍不死心地又说：

“告诉你吧，我决不死心。只要你还未举行同别人的结婚仪式，我是不会死心的，一定穷追不舍。”

“好啦，请你适可而止吧。”

“这样重大的人生问题，岂能适可而止！”

树子生气了，不再理睬三森。抬眼又看了下时钟。

“还有三分钟。”

三森说。

“我求你了，请走开。”

“走开前，请你答应我，露一面即可，请见见我母亲。”

“你说的事既然我已拒绝了，还有什么必要去见呢？”

“正因为如此我才这样说。”

“……”

“我就说：妈妈，刚才我向她求婚，可被她回绝了。”

“你要这样说的话，你母亲会受打击的，你的一片孝心岂不成为不孝吗？”

“那我就不作声，聆听你的指教，好吧。然后我还要说。”

“你还要说啥？”

“我说：妈妈，我决不死心！”

“三森君！”

树子正颜厉色地叫道。

“是，有啥事？”

三森笑嘻嘻地站在那里应声道。

“我看你是头脑发昏了吧。”

“不，我冷静得很。”

车站列车员已开始忙碌起来。列车快进站了。

“喂，如果你硬要对你母亲那样说，这中间我该装成什

么样子好呢？”

“你就自然点，象现在这样，多美呀！”

“那么，我该如何答话呢？”

“你不作声也可以，如果来了情绪的话，你就说，请伯母收下我这个媳妇吧。”

“不同你要贫嘴了。”

树子顶了一句，离开了三森。老规矩，青地东介总是坐在二号线车厢里，树子便向二号线车厢走去。回头再看，三森的影子已不见了。她心里想：这个人真烦死人。

树子心里虽这样想，但也并非不愉快。同三森说话之间，树子觉得一股热流般的东西流遍全身。这种感觉同青地东介在一起时是体味不到的。但是对青地东介她可以尽情地撒娇。

列车带着雷鸣般的巨响驶进了站台。

树子再次回头向三森那边看了一眼，便开始在二号线车厢里打探青地东介。乘客们都起身向出口外走动，车厢里只有青地东介不慌不忙，坐在座位上没动。在青地东介座席旁，还坐着一位三十一、二岁、穿着和服的美丽女子。她正半欠着身子，同青地搭着话。树子猜想，这是位什么样的人呢。

对方很漂亮。这使树子心中波动起来。或许是由于妒情或类似争风吃醋的感情在作祟吧。树子对青地东介有点心怀芥蒂了。这可还是第一次。

树子敲了敲车窗，告诉东介她来了。青地东介一看到树子，便露出了笑脸。他那一如既往的安详的笑容使树子放了心。青地东介旁边的女人一直注视着树子瞬间的感情变化。

不祥之兆

1

那个和服装束的漂亮女子走下了车厢。青地东介拎着旅行提包，也下来了。青地是最后一个乘客。

“你可回来了！”

说着，龙泽树子便兴冲冲地走到青地身边。

青地住在大阪。因此，按正常的寒暄话应该说声：“欢迎你。”但是，树子总是说：“你回来了。”而她让青地回大阪时，也总是说“你去吧。”

这种说法完全符合树子的心情，因为眼下她完全占有了他。

“哎唷。”

这是青地的口头禅。说完他便从头到脚打量着树子全身。这个时候，树子总是乖乖地让他看个够。虽然只是一两秒钟的事情，可树子还稍稍感到有点紧张。现在树子担心的是，如果做出过什么背叛青地的举动，必将被青地看破。

、纵然是没有做出过背叛他的举动，但如果打扮得奇里古怪，或者穿着不甚高雅的西装，这些也都会使青地大失所望的。尽管这些话不会出自青地之口。

青地轻轻地点了点头，仿佛是说树子合格了，于是树子